

飞越山林，低干预建设的公园栖居地

——深圳光明区田寮虎地山公园项目实践与思考

陈 坚

苏州合展设计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215000

摘 要：本文通过低干预建设的设计理念及措施在实际项目中的实践与应用，思考并回顾了项目前期调研、中期设计、后期现场服务的工作重点和难点，探讨了项目过程中的关于理念、工艺、生态、社会等问题。归纳了项目的典型性要点，为未来的低干预建设项目提供了可读性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低干预建设；保育区；场地记忆；栖居地

引言

虎地山公园项目实践是一次改造类项目的珍贵样本，设计探索了一种单一风貌场地类型通过低干预建设转型的可能性——山林转变为公园。

尊重原生风貌的场地，解读原生风貌的空间逻辑，挖掘再利用的空间资源，平衡人与原生动、植物的空间诉求，创造更具人情味的场景空间以及栖居地。

一、印象荔枝

玉塘田寮社区是深圳市光明区西南部的一处岭南风貌浓郁的地区，虎地山公园选址即是这处种满荔枝树的小山丘，满山荔枝的印象充满原生风貌的魅力。项目占地 6.9 公顷，坡顶与周边道路最大高差 25 米。

近年来田寮社区周边企业大增，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急剧增加，目前常住人口高达 13 万人，大部分为企业员工。但生活区周边缺少户外休闲场所，周边社区居民和广大劳务工迫切希望能在此修建一处兼具休闲、运动的公园绿地。

虎地山所在周边是深圳典型的快速工业化的原生社区，高度密集的城中村与大体量制造业建筑群围绕在绿色山林的周边，形成独特的城市肌理和印象。

第一次踏勘现场，原生风貌的山体，满山摇曳的荔枝树，鸟儿、虫儿的叫声……本身已是一幅美好生活的画面印象。

二、林中拓野

在保留原生风貌的前提下，却还有一个困惑：单一的荔枝树品种是否能让整个公园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保护原生风貌，是一种无形的措施？还是更合理的设计逻辑？如何在林地地类中创造公园功能？

带着这些困惑，我们决定林中拓野，设计团队第二次、第三次全面上山踏勘。走入山林的更高处，我们看见了原有的土路；林中更多的鸟虫，甚至还有蛇；年久失修的水箱与杂草共生；周边居民的农田；公园边缘因市政工程的开挖所造成的土方滑坡……

(1) 场地北侧、西侧因新建市政道路，将挖除大量树林，并形成较大的开挖面。我们将对道路景观与公园周边的场地进行空间缝合，公园的广场、公厕、停车场、配套设施沿这条带状布局，尽最大可能不占用中央绿地。

(2) 深入林中踏勘，找寻并定位荔枝树林较稀疏或长势不佳的范围，形成空间斑块。这里，即将是未来的景观场景打造区域。

(3) 未来将布置景观节点的区域标记了整个山坡上的坐标点，坐标点之间的园路需要现场再次踏勘，找出合理的位置，尽最大可能留下每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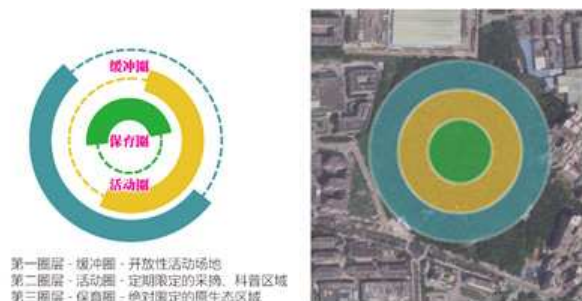
(4) 路径与空间形成串联，周边道路景观与公园的配套也将融为一体。公园的空间形态即是林中拓野、丈量自然的结果。

(5) 各空间斑块形成系统化重组合并，空间三个圈层构成，增加三个圈层的纵向联系。

(6) 自然有机的空间形态与踏勘中用双足放样的园路线型自由而散漫。我们需要目标清晰、指向明确的视觉通廊来引导人群的动线、活动方式，并支撑起整个大空间的结构美感。公园东侧预留了未来规划道路成型后的出入口及边界处理方案。

三、圈层保育

基于现状条件的空间布局，构成公园的“三大圈层”结构——缓冲圈、活动圈、保育圈。由外至内，建设改造力度逐步降低。



基于三个圈层结构的平面

缓冲圈是公园边界的修复，与街道界面形成无缝衔接，增加了更多的适用于城市界面的植物品种，设置了公园各个出入口，迎接各个方位的人群到达；

活动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布局了一条环步道，健身、活动、科普等功能场地沿此步道点状布局；

保育圈是山顶部分的绝对保护区，原场地风貌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地保留，有序布置的树枝、灌木丛所构成的“本杰士堆”防止人群进入，提供鸟虫、小动物的最后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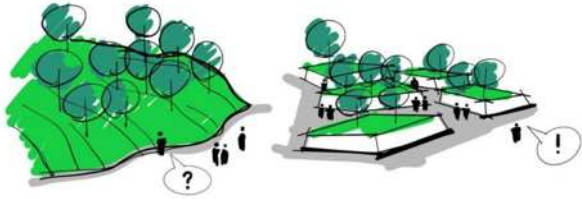
本杰士堆，就是人造灌木丛。名字的由来，是缘于从事动物园

园林管理的赫尔曼·本杰士和海因里希·本杰士兄弟基于野地生存观念和自然演替规律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通过生态化的自然进程为园区内分布的野生动物重建了生存空间。在生态型场地保护的景观设计中得到实践运用。

由于本杰士堆的构造中存在大量天然孔隙,再加上外围树枝和灌木丛的保护,填充土壤中掺入的本土植物种子会得到安全的生长空间,阻隔了外部人群的影响。它成为山顶保育区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场地记忆

场地东南角位置现状地形较高,设计中降低了1.2-2米左右的场地标高,形成了南侧最显著的公园入口,连续墙体的设计形成戏剧感的空间,花坛标高还原了场地原有标高,以及原有植物的风貌。



还原山体高度的地形线,是空间回忆的叙事精神场所

五、飞越山林

从公园东南入口起始,设计了一条飞越山林的空中栈桥。以更高的视角欣赏景观另一视角的独特风貌,桥上人群的走动以及嬉笑说话声,也成为公园的生动景致。

空中栈桥的平面线型设计尝试了各种可能性,优美的弧线、干净的直线、复合的交织线……但都不能体现这里的独特性。

首先,希望这条路径是叙事性强烈的单一通道,从具有场地记忆的东南出入口依次通过三个圈层,层层递进;

其次,在递进过程中设计了各种上下连接的通道,并在某些道路端头设置了绝佳的观景点;

最后,这条路径如同生涩的速写笔触,小心而谦逊,在原生山林中蜿蜒,生怕打扰到这里的一切,最后一刻犹豫不决地直至最高点,尽头即是鸟瞰山林保育区的最佳观赏点。



空中栈桥的平面线型如同生涩的速写笔触,生怕打扰这里的一切

林中铺地、广场、以及空中栈桥的基础位置,选择了植物缺失或者稀疏的区域,少量移植了荔枝树,保证了低干预的建设措施。

有人说:“建成的虎地山公园除了增加了一些活动场地,还有就剩满山的荔枝,做完了就像没做一样。”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最高的褒奖,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即是如此——“大象无形”是在这

个项目中所秉承的首要目标,有意化无意,低干预建设,创造更多人的活动场景。

从“山林”到“公园”的转变,宜人空间滋养着周边人群,在绿荫掩映下,荔枝林间构成多元社交的场所,浓密植物映衬的草坪,林间的篮球场,微坡地势的慢跑道,



六、栖居地

追述历史地貌与城市风貌的变迁:

2002年的乡村边缘,种植了成片的荔枝树林,少量的工业集群,当地农业、工业形成围绕生活住区的边界割裂的场地空间形态;

直至2013年的这11年期间,随着大量工业集群规模扩大,林地的绿色空间逐渐被挤压,外来人口急速增加,区域空间规模扩大。空间形态发生了剧变,道路、高架桥、工业建筑等钢筋混凝土彻底影响了空间格局。区域内部迎接着深圳的城市化发展浪潮的冲击,绿色空间所剩无几。

2013年至2018年这5年内,区域内的土地空间资源已稀缺紧张,而人群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并且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提高。日常需要更多的休闲绿地、活动场地。利用现有珍贵的已成型的山林本体,以最大限度保护植被与生境为先导,以低干预建设方式,将城市公共休闲、运动等功能植入,以公园的面貌服务周边社区。虎地山公园完成了此次的项目实践,并提供了未来类似项目改造的样本。

2019年启动虎地山公园设计,2020年底项目竣工。经过两年的建设与养护,公园已成为当地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的日常休闲目的地。在以林地地类为主的场地内保留并保护了原有植被,利用现有少量可建设用地补充了活动场地、配套功能及停车场。

大量植被的保护与更新保留了原住小动物、微生物的栖居地。这样的栖居地不仅是动物们的栖居地,也是人群、城市、生态、动物亲密共存的“共同栖居地”。

未来周边的口袋公园、街旁绿地、滨水绿地等绿地系统也将逐步完善,同时纳入深圳整体城市绿地系统结构,成为当地重要的绿色斑块。并挖掘建设用地内部更稀缺的活力绿地空间,形成串联的绿色廊道,成为城市空间格局下更具生活氛围的“公共栖居地”。

参考文献:

- [1]里埃特·玛格丽丝, 亚历山大·罗宾逊. 生命的系统.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 [2]约翰·L.摩特洛克.景观设计导论.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6
- [3]小曼努埃尔·C.莫里斯.认识生态.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